



月光下（组诗）

■良木

那些走失的平信

平信是信中的草根
低微的身份
注定了边缘化的命运
它们常常走失
被遗忘在某一个角落

它们怀揣着的文字
问候或是祝福
一本书
或是一张报纸
绝望在无法抵达的旅途中

尘世茫茫
它们一定无助地高举着
一串数字
一个地址
一个名字
穷尽一生地寻找着
它们的亲人

黄昏后的麻雀

落日之后
雪地上裸露的草丛中
它还在努力地寻觅着
裹腹的籽粒
天便黑了下来

春天尚远
身侧的北风正紧
它不得不用叫声
抵挡着腹中的饥饿
抵挡着身体中的冷

它飞了起来
它太小了
一小节树枝足够将它收留
之后,夜幕沉了下来
将它们一起淹没

一只低头吃草的羊

被圈定的工地还没有开工
四月的春风
在一片枯黄中吹出了新绿
一只羊被拴在哪里
身上拖着长长的绳索

它在那里吃草
一根桩子是它的中心
它安静地咀嚼
满足于初春的小草里
裹腹的甜

它没有咩咩地叫
也没有去理会会风是如何地吹
天空是怎样的蓝
它只低着头
吃它的草

远远地望着那只羊
它的身上
有我在这座小城里的影子

月光下

小城四月的午夜
还有些冷
学校,医院,单位
一整天的奔走
她的忙碌无药可医

进了家门
她终于可以静了下来
在靠近窗台上的沙发上
一杯热茶
正暖着她的疲惫

夜静如水
窗外挂于高处的那轮满月
散发着清辉
这枚巨大的白色的药片
它的药性适合仰望
适合她在这一刻
用茶水温服



大山的呼喊

■辛艳 王茂强

女儿丑妹中考结束,趁我们下派美姑县人民医院一年的契机,突发奇想给孩子安排一场美姑娘版的“变形记”。在驻村书记和下派领导、同事的支持下,我们在刚刚过去的6月下旬实现了这个梦想,夫妻二人带着女儿来到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尔合乡乃祖库村教学点。

我们从县城驱车一个半小时到达目的地,乃祖库村是乐山市人民医院在美姑的驻村帮扶点。支教点包含了幼儿园一个班级60多人,年龄4—7岁不等;其次为1—4年级,最大的16岁,共计200来人。依托百川公益基金会,来自辽宁、陕西、安徽、湖北、云南、四川等地的支教老师,将自己的真爱奉献,汇聚到这里,在大山深处挥洒青春,全心全意助力孩子的教育及成长。他们衣食住行得靠自己动手,住宿条件也很艰苦,几个人挤在一个房间内,甚至还得打地铺。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我看到每个老师的脸上依然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心中充满炙热的情怀。他们清楚地记得每个孩子的名字,家里有几个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清楚地了解每个孩子的性格,对每个孩子都在奋力托举,牵引他们奔向希望和光明。

这片大山满眼绿意,生机盎然,犹如这群机灵的孩子。玉米、土豆、荞麦、油麦及松树长得郁郁葱葱,山花遍野,空气中弥漫着丰收的味道。同学们坐在我们医院援建的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书,教室里已经安装了电子黑板,墙壁上挂有多排取暖片。在国家脱贫攻坚政策的指引下,每一个大山里的人都被祖国深深惦记,生活水平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山里的娃娃能吃苦,住得远的孩子每天还得翻山越岭一两个小时才能到达学校,下午放学回家有时候天都快黑



和彝族小朋友体验田间劳作

了,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孩子因为路途遥远而放弃学业。无论寒来暑往,无论天寒地冻,他们风雨兼程,因为学校里有深爱着他们的老师,不抛弃、不放弃就有美好的未来,脚下走过的每一步都记录着成长的艰辛。

放学后,一些孩子还得上山割猪草牛草,还得做晚饭,农活、家务活一一收拾妥当后才开始做作业。他们带着我和丑妹一起上山干活,让丑妹背最小的背篓,而他们却背着大背篓,装满了起码三五十斤。他们是丑妹的生活指导老师,一步一步地教她怎么做,不厌其烦,时不时还开怀大笑。可能老天爷也看到这群阳光少年的笑脸了吧,傍晚时分,突然拨云见日,晴空万里,霞光万丈,壮观的景色把我和丑妹都震惊了。可彝族娃娃们已经司空见惯,他们安心割草,家里的猪牛还等着伙食攒膘呢。

这天我们决定去爬山,但苦于找不到路,两个彝族妹妹自告奋勇说她们早上6点起床帮家里干完活后带我们到山腰,然后再折返学校上课。少年的淳朴

让我们感动,于是欣然接受。两个女孩把我们送到山腰岔路口后,像兔子般蹦跳着下山去了,一会儿就没了踪影。我们继续往高海拔地带走去,用了两个小时终于爬到了村民放牧的地方。这里海拔近2800米,嫩绿的高山草甸上,牛羊马悠然自得地吃着草,时而翻滚撒欢。远远传来山歌的声音,朝着声音走去,唱歌的大叔介绍自己是乃祖库村教学点一个学生的爸爸,他给我们细数自家的猪牛羊马,并介绍脚下的这片土地。原来我们爬到了三界交汇处,以沟壑为界,中间是美姑,右手是越西,左手是昭觉。这趟登山是值得的,欣赏了高山美景,我们该返程了。我们走在山的这面,大叔在山的那面看我们往山下撒,很快,他又朝我们这个方向奔来。我原以为他也要下山回家,汇合后才知道他准备把我们送到山下,之后再继续上山放牧。我们又一次被感动着,感谢这位大叔,山里人不善言辞,只会用行动表达。道别时,女儿主动说,回去一定会转告大叔的孩子,他

爸爸在山上挺好的,不要担心。大叔笑了,转身又矫健地上山去了。

这天放学后,老师们说要去离学校很远的八组家访,邀请我们一同走走彝家孩子的求学路,往返需要两个多小时。出发了,只见一群大大小小的机灵鬼们穿梭在玉米地里、松树林里、灌木丛中,脚下的每一步对他们实在太过熟悉。到了村组,尽收眼底的是——一栋栋黄的或白的四合院,屋顶都安装着太阳能热水器,家家户户炊烟袅袅。老师们家访都是分头进行,不能几个老师一起去一家,因为家长会杀好了鸡鸭或猪羊盛情款待你,所以大家不能一起行动,不能给村民添负担、增麻烦。家访结束,我们沿着之前的求学路返回,这时天渐渐黑了,大家都有些疲惫。

这是我们计划里的最后一天,该说再见了,再见是为了下次更好的遇见。丑妹去了二年级和四年级的教室跟同学们道别,感谢同学们的真诚相待,带她一起跳皮筋、丢沙包,送她香甜的野草莓、新鲜的土豆、娇艳

的野花;感谢几位小老师教她干农活,让她在这里体验到了另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告诉了同学们自己的联系方式,有缘再见,再见时一定能见到更好的他们。我忍不住也去和四年级的孩子谈谈人生,作为妈妈,毕竟我还是多少有一点资格吧。我告诉他们读书是改变命运最便捷、最公平的方式,国家没有放弃他们,社会没有放弃他们,那么自己就更没有放弃奋斗的理由。只有读更多的书,才能看得更高,走得更远。苦难是把双刃剑,有时候也能化为巨大的阻力,有时候也能化为奋斗的动力。今天我当了医生,能帮助更多的人解决身体的问题,但医生只能医治一个人的躯体,不能医治一个人的灵魂,唯有老师才能医治一个人的灵魂,他们才是真正的灵魂工程师。你们中的每个人都有闪耀的地方,珍惜当下,努力在当下,在支教老师奋力的托举中,你们一定能走出大山,拥有更好的人生。

孩子们,有缘再见,再见时一定是更好的你们!



黄昏的小径

若琿 摄

楼顶的黄桷兰

■陈亮

“黄桷纤枝倚短墙,叶肥玉瘦沐骄阳。晚风习习涟漪涌,一脉馨香满院芳。”我家楼顶花园栽种着两株黄桷兰树,一株小些,另一株大些,像鲁迅文中的“两棵枣树”,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无尽的乐趣。

妻子是不怕热的,她说“心静自然凉”,每每到屋顶花园侍弄花草,最后总会把手心里捏几朵或十来朵黄桷兰,剑一般的白色花瓣尖尖长长,像涂上了淡黄的指甲油,一朵朵,像佛手一样张开,好像包裹着一件不为人道的寂寞的心事。它们纤长而沉静,含蓄而内敛,如清新淡雅的江南淑女,肌白如玉,肤如凝脂,素雅而高洁,娇羞而朦胧。

父亲的腿被我们称为“香肌肉”,夏天经常遭蚊虫叮咬,瘙痒难耐。母亲此时就会拿出自泡的“黄桷兰香水”,为父亲涂抹祛痒。“黄桷

兰香水”里的花朵,就是母亲清晨在那两株不起眼的黄桷兰树上摘的。

爱“臭美”的侄女是不会放过这两株黄桷兰树的。只要她一来,便会在客厅里左看右瞧,绝不放过妻子摘取黄桷兰后的蛛丝马迹。而一旦找不到或者看见蔫黄蔫黄的黄桷兰,她便会斗志盎然,像奔赴一个未知的大自然,到屋顶花园寻寻觅觅,兜兜转转,如入无人之境。然后,在我们颇有几分善意的“你那么瘦小,注意安全”(那株大的黄桷兰树长在屋顶花园靠墙的边缘地带)的苛责声中,一蹦三跳地上楼,又谨小慎微地捧着满是收获的双手下楼来,手心里兜着香气四溢的黄桷兰。然后,小小年纪的侄女会翻出外婆的针线盒,开始将黄桷兰一朵朵串起来,然后像大街上卖黄桷兰的婆婆,不厌其烦地询问想要将黄桷兰别在

胸前的人,“你想要吗?”

一场夏雨,浇透了黄桷兰,也浇透了我那颗焦灼的心。屋顶花园更显生机勃勃。我来到这两株黄桷兰树下,似乎闻不着她的体香了。倒是一株桂花,还在散发着她密集的香味。花开花落终有时,等花季一过,黄桷兰也将退隐江湖,消失在楼顶花园的风景之中。

又一夜夏雨,横扫那不堪一击的桂花。然而,黄桷兰开得正奔放,我像虔诚的膜拜者,走进花开正浓的黄桷兰树下,醉倒在她芬芳的怀抱里。

我想象着:自己像采茶姑娘一朵一朵地摘着那玉石一般轻盈饱满的黄桷兰……心中五味杂陈,那些在一夜之间或者凋零或者更加饱满的黄桷兰,似乎在提醒我:花堪折时直须折,莫待花落空折枝。

炎夏品雪

■吴辰

夜里闷热难耐,从冰箱里拿了根冰棒来吃。冰在体内消融,燥气不知不觉间退去大半,顿时感念冰雪的好。随手翻开一书,偶见“夜深知雪重,时间折竹声”两句,心里顿觉凉爽无比。

这两句诗出自白居易的《夜雪》。深夜里诗人从睡梦中醒来,他判断雪下大了,依据是能不时听见竹枝折断的声音。想想,院落里大雪纷飞,提升了夜的亮度。泛白的竹林里,飞鸟走兽都已睡去,而雪却慢慢地在枝叶上堆积,许多竹子弓起了身子。遥远的年代,寒冷而纯净的夜,静谧主导着一切,雪无疑是其中最美的角色。

要是现在,有这么一场大雪袭来,该多好。

再看看白居易的前辈,著名诗人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中的两句——“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寒冬里,诗人借宿山村贫苦人家。夜间,柴门外犬吠不停,应该是主人回来了。风雪灌了进来,还有月光,洒在主人的身上,主人一身寒衣,寒衣上覆着一层雪,在月光下显得沧桑无比。每每读这两句诗,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一幅画:雪落山野,无比空寂。残月下一山坡,一人沿着坡路缓慢上行,而前方不远处即是自己的家。我想这两句之所以能成为经典,皆因其画面感太强,给人想象的空间极大。

再看看李白《嘲王历阳不肯饮酒》中“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两句。大地雪白一片,寒风凌厉,一片片雪花像手掌那么大。白居易写雪大,是从听觉出发的,写得是理有据,而李白则直接用了夸张手法,而且是谁都想不到的夸张——试想,雪花再大,怎么可能手掌那么大呢?但就是这种夸张手法,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在感叹诗仙浪漫情怀的同时,不由怀想,一千多年前的那场雪该是有多大啊!

但若你觉得这手掌大的雪花已经是登峰造极,那你就错了。最后来看看李白另一首诗《北风行》“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两句。燕山的雪花和家中的席子一般大,一片一片地吹落在轩辕台上。这就有点魔幻色彩了,足以让保守的人百思不得其解,而让喜欢创新和想象的人欣喜若狂。

此时此刻,冰棒早已吃完,窗外蚊蚁乱舞依旧,而我心间却是大雪纷飞。妙哉。